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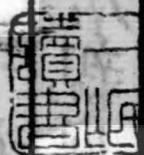


此書有原刻有補刻有再補刻  
形有子袖有子控刻於中  
標改向有控印均標必各五  
膠印工附吹平有不足病也



靜庵主人記

鶴林玉露卷之五



廬陵羅大經 景綸

讀書

自文籍既生學者固不可不讀書子路有何必讀書之說  
夫子斥之至於學詩學易學禮與夫志在春秋行在孝經  
之說拳拳爲其子及門人言之晚而歸魯剛定繫作其功  
至賢於堯舜則後之欲學聖人者舍書則何以哉然是時  
詞章之名未立科舉之法未行士之讀書者上則取之以  
撫世酬物又次則取之以博識多聞下至蘇秦之刺股讀  
書專爲揣摩遊說之計固已陋矣然言詩書爲有用之具

固未有入耳出口如後世之甚者也蓋于今之士非堯舜  
文王周孔不談非論孟中庸大學不觀言必稱周程張朱  
學必曰致知格物此自三代而後所未有也可謂盛矣然  
豪傑之士不出禮義之俗不成士風日陋於一日人才歲  
衰於一歲而學校之所講逢掖之所談幾有若屠兒之禮  
佛倡家之讀禮者是可歎也昔子貢問子石子不學詩乎  
子石子曰吾暇乎哉父母求吾孝兄弟求吾弟朋友求吾  
信吾暇乎哉子貢曰請授吾詩以學於子公明宣學於魯  
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子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對  
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親庭叱咤之聲未嘗至於犬馬  
公明宣之說今之學者誠不可以不知也

為呂臣

楚為呂臣奉已而不在民於是晉文無復憂已嗚呼自三  
代衰民不見先王之治日入於亂皆上下之間懷此一念  
有以致之豈獨一為呂臣哉此無他古學不講不識一箇  
仁字而已宋朝大臣最是范文正公同馬溫公見得此箇  
字分明

蘇黃遷謫

蘇子瞻謫儋州以儋與瞻字相近也子由謫雷州以雷字下有田字也黃魯直謫宜州以宜字類直字也此章子厚駭謔之意當時有術士曰儋字從立人子瞻其尚能北歸乎雷字甫在田上承天之澤也子由其未艾乎宜字乃冥字有蓋棺之義也魯直其不返乎後子瞻北歸至毘陵而卒子由退老于潁十餘年乃終魯直竟卒於宜

張林語

山東義士張林告淮關曰土地歸本朝銅錢將安往此說儘是余欲添二句云人心歸本朝土地將安往

阿附

光禹之罪浮於王氏六臣之罪浮於朱溫人人皆王陵則呂氏不敢動矣人人皆王章則王氏不敢動矣

猶大

東坡云養貓以捕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貓蓄犬以防姦不可以無姦而蓄不吠之犬余謂不捕猶可也不捕鼠而捕雞則甚矣不吠猶可也不吠盜而吠主則甚矣疾視正人必欲盡擊去之非捕雞乎委心權要使天子孤立非吠主乎

南中巖洞

桂林石山恠偉東南所無韓退之謂山如碧玉簪椰子厚  
謂拔地峭起林立四野黃魯直謂平地蒼玉忽嶒峩近時  
劉叔治云環城五里皆竒石疑是虛無海上山皆極其形  
容然此特言石山耳至於暗洞之瑰恠尤不可具道相傳  
與九疑相通范石湖嘗游焉燭盡而反余嘗隨桂林伯趙  
季仁遊其間列炬數百隨以鼓吹市人從之者以千計已  
而入申而出入自曾公巖出于棲霞洞入若深夜出乃白  
晝恍如隔宿異世季仁索余賦詩紀之其畧曰瑰竒恣搜  
討貝闕青瑤房方隘疑未巷我敞如華堂玉橋巧橫溪瓊  
戶正當牕仙佛肖彷彿鐘鼓鏗擊撞鼎鼎左顧龜信信欲

吠尤丹竈儼亡恙芝田藹生香搏噬千怪聚絢爛五色光  
更無一塵浣但覺六月涼玲瓏穿數路屈曲通三湘神鬼  
妙剗刻乾坤真混茫入如深夜暗出乃皦日光隔世疑恍  
惚異境難揣量然終不能盡形容也又嘗遊容州勾漏洞  
天四面石山圍繞中平野數里洞在平地不煩登陟外略  
敞豁中一暗溪穿入因乘此流令結小桴秉燭坐其上命  
篙師撐入詰屈而行水清無底兩岸石如虎豹猱攫森然  
欲搏行一里許仰見一大星炯然細視乃石穿一孔透天  
光若星也溪不可窮乃返洞對面高厓上夏間望見荷葉  
田田然峻絕不可到士人云或見荷花則歲必大熟

傳公謀詞

宜春傳公謀詞云艸艸三間屋愛竹旋添栽碧紗牕戶眼  
前都是翠雲堆一月山翁高卧踏雪水村清冷木落遠山  
開唯有平安竹留得伴寒梅家童開門看有誰來客來一  
笑清話煮茗更傳杯有酒只愁無客有客又愁無酒酒熟  
且徘徊明日人間事天自有安排此詞清甚末句尤達可  
歌也許及之爲分宜宰公謀作賀雨詩云獅子關前半篆  
煙二龍飛下卓篙泉銀河掣電連宵雨綠野翻雲四月天  
使覺春生花一縣會看秋熟米三錢何時卓魯登黃閣都  
與寰區作有年及之擊節公謀尤工作酸文嘗作無遮榜

語云紅旗渡口淒涼芳艸夕陽天白紙山頭慘淡落花寒  
食節甚工

冬狩行

自古夷狄交侵中國衰微必人主真有哀痛之誠將帥真  
有憤切之志然後可以言恢復杜陵冬狩行曰草間狐兔  
盡何益天子不在咸陽宮規警將帥也又曰朝廷雖無幽  
王禍得不哀痛塵再蒙規警人主也然人主者本也人主  
果有興衰撥亂之志其誰敢不從故又曰烏乎得不哀痛  
塵再蒙所以深規警人主也

舉事輕捷

大凡舉事輕捷則易成繁重則難濟春秋時宋人殺楚使者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屨及於室皇劔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何其輕捷也澶淵之役寇準與真宗論親征上欲入準曰陛下不可入入則不出矣於是高瓊在殿下大呼道遙子即擁以行亦何其捷疾舉事須如此乃能壓難成功此却非倉卒所致須平時有備有謀規模定號令明然後臨事之時上下始能相應蓋亦不出易簡二字而已東坡云千鈞之牛制於三尺之童子弭耳而下之曾不如狙猿之奮擲於山林大抵易簡則輕捷繁難則重滯

周文陸詩

朱文公於當世之文獨取周益公於當世之詩獨取陸放翁蓋二公詩文氣質渾厚故也

范雲

人之狂惑失其本心有大可笑者南史范雲初爲梁武帝屬官武帝九錫之命在旦夕雲忽感寒疾恐不獲預慶事召徐文伯診視以實懇之曰可便得愈乎文伯曰欲便差甚易政恐二年後不復起耳雲曰朝聞道夕死猶可况二  
年乎文伯乃以火燒地布桃葉設席置雲其上頃刻汗解裹以溫松翌日有瘳雲喜甚文伯曰不足喜也越二年果卒夫老子曰身與名孰親况於榮貴外物有道之士蓋視

爲塵垢糝糠藉曰所見未超未能忘情則亦必有此身乃  
可有此榮貴也今雲欲預九錫之慶乃甘心促壽愈疾以  
從之所謂皮之不存毛將安傅豈不愚惑之甚哉且其言  
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夫輔人以篡奪而分其富貴是果何  
道哉末世之士不知世間香臭至於如此亦可哀矣東坡  
云劉聰聞爲須遜國王則不復畏死人之愛富貴有甚於  
生者月犯少微吳中高士求死不得人之好名有甘於一  
死者固皆可笑矣然未若范雲可笑之甚也

### 置青櫃

杜成已爲相以爲宰相日見賓客疲神妨務無益於事乃  
不復見客但設青櫃於府門有欲言利害者投之越旬日  
并櫃撤去有題一聯于府門者曰杜光範之門人將望而  
去矣撤暗投之櫃我且卷而懷之夫題門者則已薄矣而  
成已此舉亦未之思也

### 慈湖詩

楊慈湖詩云山禽說我曾中事煙柳藏他物外機又云萬  
里蒼茫融妙意三杯虛白浴天真又六言云淨几橫琴曉  
寒梅花若在絃間我欲清吟無句轉煩門外青山句意清  
圓足覘其所養

### 楊存中逐吏

殿帥楊存中有所親愛吏平居賜予無筭一旦無故怒而逐之吏莫知得罪之由泣拜辭去存中曰無事真來見我吏悟其意歸以厚貲俾其子入臺中為吏居無何御史欲論存中乾沒軍中糞錢十餘萬其子聞知告其父其父奔告存中存中即具劄奏言軍中有糞錢若干椿管某處惟朝廷所用不數日果以為言高宗出存中劄子示之御史坐妄言被黜而存中之眷日隆存中之逐吏亦兵法之餘智也然御史可謂不密矣

淵明詠雪

淵明雪詩云傾耳無希聲在月皓口結只十字而雪之輕

虛潔白盡在是矣後來者莫能加也

不忘山林

士豈能長守山林長親簞笠但居市朝軒冕時要使山林簞笠之念不忘乃為勝耳陶淵明赴鎮軍參軍詩曰望雲慙高鳥臨水愧游魚真想初在襟誰謂形迹拘似此曾襟豈為外榮所點染哉荆公拜相之日題詩壁間曰霜松雪竹鍾山寺投老歸歟寄此生只為他見趣高故合則留不合則拂袖便去更無拘絆山谷云佩玉而心若槁木立朝而意在東山亦此意也

不知心

許由不受堯之天下逃諸逆旅逆旅人疑其竊皮冠伯夷  
叔齊適周周使叔旦往見之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  
而盟之二子相視而笑此雖寓言然人識見相遠奚啻九  
牛毛其不知心者亦徃徃類此

陸氏義門

陸象山家于撫州金谿累世義居一人最長者為家長一  
家之事聽命焉逐年選差子弟分任家事或主田疇或主  
租稅或主出納或主厨爨或主賓客公堂之田僅足給一  
歲之食家人計口打飯自辦蔬肉不合食私房婢僕各自  
供給許以米附炊每清曉附炊之米交至掌厨爨者置曆

交收飯熟按曆給散賓至則掌賓者先見之然後白家長  
出見款以五酌但隨堂飯食夜則卮酒杯羹雖久留不厭  
每晨與家長率眾子弟致恭于祖禰祠堂聚揖于廳婦女  
道萬福于堂暮安置亦如之子弟有過家長會眾子弟責  
而訓之不改則撻之終不改度不可容則告于官屏之遠  
方晨揖擊鼓三疊子弟一人唱云聽聽聽勞我以生天理  
定若還懶惰必饑寒莫到饑寒方怨命虛空自有神明聽  
又唱云聽聽聽衣食生身天付定酒肉貪多折人壽經營  
太甚違天命定定定

誠齋謁紫巖

楊誠齋爲零陵丞以弟子禮謁張魏公時公以遷謫故杜  
門謝客南軒爲之介紹數月乃得見因跪請教公曰元符  
貴人腰金紆紫者何限惟鄒至完陳瑩中姓名與日月爭  
光誠齋得此語終身厲清直之操晚年退休悵然曰吾平  
生志在批鱗請劔以忠鯁南遷幸遇時平主聖老矣不獲  
遂所願矣立朝時論諫挺挺如乞用張浚配享言朱熹不  
當與唐仲友同罷論儲君監國皆天下大事孝宗嘗曰楊  
萬里直不中律光宗亦曰楊萬里有性氣故其自贊云禹  
曰也有性氣舜云直不中律自有二聖玉音不用千秋史  
筆

前輩勤學

胡澹庵見楊龜山龜山舉兩肘示之曰吾此肘不離案三  
十年然後於道有進張無垢謫橫浦寓城西寶界寺其寢  
室有短牕每日昧爽輒抱書立窓下就明而讀如是者十  
四年洎北歸窓下石上雙趺之跡隱然至今猶存前輩爲  
學勤苦如此然龜山蓋少年事無垢乃晚年尤難也

仕宦歸故鄉

歐陽公居永豐縣之沙溪其考崇公葬焉所謂瀧岡阡是  
也厥後奉母鄭夫人之喪歸合葬載青州石鐫阡表石絲  
色高丈餘光可鑑阡近沙山太守廟裏事禱于廟祝板猶

存曰大事有日陰雲屢興假以三日之晴則拜神之賜其  
敢忘報執政得立功德寺公素排佛教雅不欲立寺崇公  
諱觀又不可立觀乃立青陽宮然公自葬鄭夫人之後不  
復歸故鄉其作吉州學記云幸余他日因得歸榮故鄉將  
見吉之士皆道德明秀而可爲公卿問於其俗而婚喪飲  
食皆中禮節入於其里而長幼相孝慈觀於其家行於其  
郊而少者扶其羸老壯者代其負荷於道路然後樂學之  
道成而得時從先生耆老席于衆賓之後聽鄉樂之歌飲  
獻酬之酒而以詩頌天子太平之功周覽學舍思詠李侯  
之遺愛不亦美哉雖有此言而迄不踐樂頴昌山水作思

休

頴詩退休竟卜居焉前輩議其無回首漱廬息肩喬木之意  
近時周益公歸休尹直卿以詩賀之云六一先生薄吉州  
歸田去作頴昌游我公不向螺江住羞殺青原白鷺洲

鐵拄杖

壽皇在宮中常携一漆拄杖宦官宮妾莫能睨視嘗游後  
苑偶忘携焉特命小黃門取之二人竭力曳以來蓋精鐵  
也上方有意中原故陰自習勞苦如此

蘇黃遺文

東坡贊文與可梅竹石云梅寒而秀竹瘦而壽石醜而文  
是爲三益之友席子擇遺喪山谷憐其貧糾合同志者助

之其辭云富貴不仁理難共語仁者不富孰能獨成百足之蟲至死不僵以扶之者衆也願與諸君同力賑之二帖余皆見其真跡坡谷集所不載

### 大承氣湯

周益公參大政朱文公與劉子澄書云如今是大氣證渠却下四君子湯雖不爲害恐無益於病爾嗚呼以乾淳之盛文公猶恨當國者不用大承氣湯况下於乾淳者乎然歷考遠聖如孔子相魯而下大承氣湯固是對證大舜繼堯亦不免下大承氣湯信矣文公之爲名言也益公初在後省龍大淵曾覲除閣門格其制不下奉祠而去十年不用天下高之後入直翰林覲以使事還除節鉞人謂公必不州制而公竟州之其詞云八統馭民敬故在尊賢之上宜其不敢用大承氣湯也

### 魯隱公攝

歐陽子曰隱公非攝也使隱果攝則春秋不稱公春秋稱公則隱公非攝無疑也此論未然春秋雖不書隱公居攝而於書仲子之事自隱然可見夫母以子貴世俗之情也使桓不將立則仲子特一生公子之妾耳周王何爲而歸其賄魯國何爲而考其官今已歸賄而不嫌瀆亂之譏考官而加嚴事之禮徒以桓之將爲君也桓將爲君則隱之

攝著矣或曰隱攝則何以稱公東坡曰周公攝而克復子者也故不稱王隱公攝而不克復子者也故稱公史有謚國有廟春秋獨得不稱公乎此論亦未然周公之攝也詰命之際曰周公曰王若曰曷嘗自稱王乎竊意魯史舊文必著隱公攝位之實去攝而書公乃仲尼之特筆一以著隱之不當遜一以著桓之不當立二者皆非也歐公論隱公趙盾許止事皆未明春秋之旨春秋之所以爲春秋者正當微顯闡幽若但直書其事則夫人能矣何爲游夏不能措一辭哉

子弟爲幹官

朱文公與慶國卓夫人書云聞尊意欲爲五哥經營幹官差遣某切以爲不可人家子弟多因此壞却心性蓋其生長富貴本不知艱難一旦仕宦便爲此官逐司只有使長一人可相拘轄又多寬厚長者不欲以法度見繩上無職事了辦之責下無吏民繫繫之憂而州縣守令勢反出已下可以陵轍故後生子弟爲此官者無不傲慢縱恣觸事惰然愚意以爲可且爲營一稍在人下職事喫人打罵差遣乃所以成就之若必欲與求幹官乃是置之有過之地誤其終身前輩愛人以德至於如此卓夫人乃少傳劉公子羽之妃樞密平父之母五哥即平甫朱與劉蓋姻婭初

文公之父韋齋疾革手自爲書以家事屬少傅韋齋歿文  
公年十四少傅爲築室於其里俾奉母居焉少傅手書與  
白水劉致中云於緋溪得屋五間器用完備又於七倉前  
得地可以樹有圃可蔬有池可魚朱家人口不多可以居  
文公視卓夫人猶母云

### 筭子

五代史漢王章不喜文士常語人曰此輩與一把筭子未  
知顛倒何益於國筭子本俗語歐公據其言書之殊有古  
意溫公通鑑改作授之握筭不知縱橫不如歐史矣

### 農圃漁樵

農圃家風漁樵樂事唐人絕句模寫精矣余摘十首題壁  
間每菜羹豆飯後啜茗茗一杯偃臥松窓竹榻間令兒童  
吟誦數過自謂勝如吹竹彈絲今記於此韓偓云聞說經  
旬不啓關藥窓誰伴醉開顏夜來雪壓前村竹剩看溪南  
幾尺山又云萬里清江萬里天一村桑柘一村煙漁翁醉  
着無人喚過午醒來雪滿船長孫佐輔云獨訪山家歇還  
涉茅屋斜連隔松葉主人聞語未開門繞籬野菜飛黃蝶  
薛能云邵平瓜地接吾廬穀雨乾時偶自鋤昨夜春風欺  
不在就床吹落讀殘書韋莊云南陵酒熟愛相招蘸甲傾  
來綠滿瓢一醉不知三日事任他童稚作漁樵杜荀鶴云

山雨溪風捲釣絲瓦甌蓬底獨斟時醉來睡着無人喚流  
下前灘也不知陸龜蒙云雨後沙虛古岸崩漁梁携入亂  
雲層暈時月落汀洲暗認得山妻結網燈鄭谷云白頭波  
上白頭翁家逐船移浦浦風一尺鱸魚新釣得兒孫吹火  
荻花中李商隱云城郭休過識者稀哀猿啼處有柴扉滄  
江白石漁家路薄暮歸來雨濕衣張演云鷺湖山下稻梁  
肥豚柵雞栖對掩扉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歸

### 柳詩

唐人柳詩云水邊楊柳綠煙絲立馬煩君折一枝惟有春  
風最相惜殷勤更向手中吹朱文公每喜誦之取其興也

### 進青魚

宋文帝時司徒義康顯總朝權四方饋遺皆以上品薦義  
康而以次品供御上嘗冬月啖柑嘆其形味並劣義康曰  
今年柑殊有佳者遣人還東府取柑大供御者三寸上寢  
不能平義康旋以罪廢唐代宗謂李泌曰路嗣恭獻琉璃  
盤九寸乃以徑尺者遺元載湏其至戮之賴泌一言嗣恭  
免罪而元載竟誅呂許公不肯多進淮白魚蓋懲此也秦  
增之夫人常入禁中顯仁太后言近日子魚大者絕少夫  
人對曰妾家有之當以百尾進婦告檜檜咎其失言與其  
館客謀進青魚百尾顯仁拊掌笑曰我道這婆子村果然

蓋青魚似子魚而非特差大耳觀此賊檜之姦可見

鶴林玉露卷之五

鶴林玉露卷之六

花卿歌

廬陵羅大經 景綸

杜陵花卿歌末云人道花卿絕世無既稱絕世無天子何不喚取守京都此詩全篇形容其勇銳有餘而忠義不足故雖可以守京都而天子終不敢信用之語意涵蓄不迫切使人咀嚼而自得之可以亞國風矣或曰末句乃恨天子不用之之詞非也

杜陳詩

范二員外吳十侍御訪杜少陵於艸堂少陵偶出不及見

謝以詩云暫往北隣去空聞二妙歸幽棲誠闊略衰白已  
光輝野外貧家遠村中好客稀論文或不愧重肯款柴扉  
陳后山在京師張文潛晁無咎爲館職聯騎過之后山偶  
出蕭寺二君題壁而去后山亦謝以詩云白社雙林去高  
軒二妙來排門衝鳥雀揮壁帶塵埃不憚升堂費深愁載  
酒回功名付公等歸路在蓬萊杜陳一時之事相類二詩  
醞藉風流未易優劣

### 騎牛詩

姚鏞爲吉州判官以平寇論功不數年擢守章貢爲人豪  
雋喜作詩自號雪逢嘗令畫工肖其像騎牛於澗谷之間

索郡人趙東野題詩東野題云騎牛無笠又無策斷隴橫  
岡到處過暖日暄風不常有前村雨暗却如何蓋規切之  
也居無何忤帥臣以貪劾之時端平更化之初施行特重  
貶衡陽人皆服東野之先見

### 得窮鬼力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死  
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楊子雲作法言蜀之富人載錢  
五十萬求書名其間子雲不可李仲元鄭子真不持錢子  
雲書之至今與日月爭光余觀韓退之送窮文歷述窮鬼  
之害至末乃云吾立子名百世不磨是到底却得窮鬼力

夷齊李鄭亦所謂得窮鬼力者也

方寸地

俗語云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指心而言也三字雖不見於經傳却亦甚雅余嘗作方寸地說其辭云或問方寸地何地也亦有治地之法否乎余曰偉哉問世之人固有無立鈔地者亦有跨都兼邑者有無貧富相絕也惟此方寸地人人有之歛之其細無倫充之包八荒備萬物無界限無方體甚矣其地之靈也然此地人人有而治地之方不人人能施治地之法不人人能知故蕪穢不治者有此地而不能治治而不知其法者雖治此地亦猶不治是故孔子

孟軻治地之農師圃師也六經語孟治地之齊民要術也良知良能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嘉種之誕降者也博文約禮仰觀俯察求輔仁切偲之功資直諒多聞之益培糞灌溉法也時時習日日新暗室屋漏守之密視聽言動察之精封植長養法也忿必懲欲必窒情必警輕必矯無稽之言必不聽便佞之友必不親芟蕪耘鋤法也優游而厭飫之固守而靜俟之不躡等不陵節不求聞不計獲乃宋人之不握苗郭橐駝之善種樹也誠如是則信善而大化篤實而輝光通神明養化育乃實穎實粟之時叅天溜雨之日也治地至此斯可言善治地矣道家有寸田尺宅

之說養生引年者取之里諺有留方寸地與子孫耕之說  
種德食報者取之其言未為無理要皆墮於一偏若從孔  
孟治地之法則仁者必壽善者必福清明之志氣如神厚  
德之流光寢遠道家里諺之說在其中矣雖然是地也嘉  
種固所素有惡種亦易以生嘉種每難於封殖惡種常至  
於蔓延其或認棘棘為美攢認稗稗為良苗則天之沃沃  
惡種日見其猥大而嘉種微矣嗚呼噫嘻可懼也哉然則  
如之何曰在早辨

### 山居上梁文

孫仲益山居上梁文云老鱗駕月上千崖紫翠之間一鳥

呼風嘯萬木丹青之表又云衣百結之衲捫虱自如挂九  
節之筇送鴻而去奇語也

### 除目損道心

古詩云一日看除目三年損道心余謂人患道心不存耳  
道心果存豈看除目所能損哉彼慕膾鯁餌之念洗滌未  
淨徃徃身寄山林而心存朝市跡履泉石而意繫軒冕視  
山林泉石反若籠檻桎梏宜其看除目而心為之損也特  
所損者人心耳豈道心哉伊川曰百官萬務金革百萬之  
衆曲肱飲水樂在其中矣萬變者<sup>皆</sup>在人其實無一事朱文  
公云良其背是止其止行其庭是止於動不獲其身是無

與於已不見其人是亦不見人無人無已但見是此道理各止其所也止而至於如此其誰能動之昔有僧居深山中山鬼百計害之或誘以淫聲美色或眩以珍羞玩好或懼以奇形異物或脇以刀鋸炮烙僧皆不爲之動久之乃寂然無有或問其故僧曰山鬼之伎倆有盡老僧之不聞不見無盡此即所謂不獲其身不見其人者也心安如是又豈除目所能損也

### 士脩於家

全州士人滕處厚貽書魏鶴山云漢人謂士脩於家而壞於天子之庭夫能壞於天子之庭者必其未嘗脩之於家

者也可謂至論然余觀柳子厚河間傳非不脩於家也及竊視持已者甚美左右爲不善者已更得適意鼻息咈然則雖欲不壞於天子之庭得乎要之不壞於天子之庭乃特立獨行者也若夫中人雖脩於家其不壞於天子之庭者鮮矣

### 用兵吉兆

馬燧討李懷光夜宿一村問田父此何村也曰名埋懷村燧大喜曰吾誅懷老必矣澶淵之役亦以宋捷爲吉兆岳飛討楊么時么據洞庭出沒不可測偶獲一謀者問其巢穴對曰險阻安可入惟飛乃能入耳飛大笑曰天遣汝爲

此言吾必破其巢穴三軍大喜迄平之蓋用兵行師但得吉兆亦足以壯三軍之氣重耳出奔乞食于野人野人與之塊此本相戲而子犯乃曰天賜也却說從吉兆上去蓋以堅從亡者之心如狐鳴魚書之類至詐為吉兆以動眾若老嫗赤帝之稱芒碭雲氣之瑞昭灼如此安得使豪傑之不景從乎

尤揚雅譚

尤梁溪延之博洽工文與楊誠齋為金石交淳熙中誠齋為秘書監延之為太常卿又同為青宮寮案無日不相從二公皆善譚延之嘗曰有一經句請秘監對曰楊氏為我

誠齋應曰尤物移人眾皆歎其敏確誠齋戲呼延之為蝻蚌延之戲呼誠齋為羊一日食羊白腸延之曰秘監錦心繡腸亦為人所食乎誠齋笑吟曰有腸可食何須恨猶勝無腸可食人蓋蝻蚌無腸也一坐大笑厥後閒居書問往來延之則曰羔兒無恙誠齋則曰彭越安在誠齋寄詩云文戈却日玉無價寶氣蟠肯金欲流亦以蝻蚌戲之也延之先卒誠齋祭文云齊歌楚些萬象為挫瓌偉詭譎我倡公和放浪諧謔尚友方朔巧發捷出公嘲我酢

韓平原

宋寧宗既受禪韓平原所望不過節鉞知閣劉弼嘗從容

告趙忠定曰此事低胃不能無功亦須分些官職與他忠  
定不荅由是漸有邪謀迄逐衆君子余友趙從道有詩云  
慶元宰相事紛紛說着令人暗斷魂好聽當時劉弼語分  
些官職乞平原余亦作一篇云齋壇一鉞底須慳坐見諸  
賢散似煙不使慶元爲慶曆也由人事也由天

詩不拘韻

楊誠齋云今之禮部韻乃是限制士子程文不許出韻因  
難以見其工耳至於吟詠情性當以國風離騷爲法又奚  
禮部韻之拘哉魏鶴山亦云除科舉之外閒賦之詩不必  
一一以韻爲較况今所較者特禮部韻耳此只是魏晉以

來之韻隋唐以來之法若據古音則今麻馬等韻元無之  
歌字韻與之字韻通處不字韻與蕭字韻通言之及此方是  
經雅

葬大夫

司馬溫公王荊公曾南豐最推尊楊雄以爲不在孟軻下  
至朱文公作通鑑綱目以始正其附王莽之罪書葬大夫  
楊雄死葬之行如狗彘三尺童子知惡之雄肯附之乎劇  
秦美新不過言孫以免禍耳然既受其爵祿則是其爲之  
臣僕矣獨得辭葬大夫之名乎文公此筆與春秋爭光麟  
當再出也劉潛夫詩云執戟浮沉計未踈無端著論美新

都區區所得能多少枉被人書莽大夫余謂名義所在豈  
當計所得之多少若以所得之少枉被惡名爲恨則三公  
之位萬鍾之祿所得倘多可以甘受惡名而爲之乎此詩  
頗礙義理余不可以不辨

李杜

李太白當王室多難海宇橫潰之日作爲歌詩不過豪俠  
使氣狂醉於花月之間耳杜少陵後蒼生曾不繫其心膂其視  
杜少陵之憂國愛民豈可同年語哉唐人每以李杜並稱  
韓退之識見高邁亦惟曰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無所  
優劣也至本朝諸公始知推尊少陵東坡云古今詩人多

矣而惟稱杜子美爲首豈非以其饑寒流落而一飯未嘗  
忘君也歟又曰北征詩識君臣大體忠義之氣與秋色爭  
高可貴也朱文公云李白見永王璿乃反便從諛之詩人沒  
頭腦至於如此杜子美以稷契自許未知做得與否然子  
美却高其救房瑄亦正

交情世態

漢翟公爲廷尉既罷門可設雀羅乃書門曰一貴一賤交  
情乃見唐李適之罷相作詩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杯  
爲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蓋炎而趨寒而棄從古然矣灌  
夫不負竇嬰於擯棄之時任安不負衛青於衰落之日徐

晦越鄉而別臨賀后山出境而見東坡宜其足以響千載  
之齒頰也劉元城之事司馬公當其在朝書問削迹及其  
閒居亟問無虛月此又高矣至於巢谷年逾七十徒步萬  
里訪二蘇於瘴海之上死而不悔節士也

了翁孫女

陳了翁日與家人會食男女各爲一席食已必舉一話頭  
令家人答一日問曰並坐不橫肱何也其孫女方七歲答  
曰恐妨同坐者

聽讒詩

世傳聽讒詩云讒言謹莫聽聽之禍殃結君聽臣當誅父

聽子當決夫妻聽之離兄弟聽之別朋友聽之踈骨肉聽  
之絕堂堂八尺軀莫聽三寸舌舌上有龍泉殺人不見血  
不知何人作詞意明切類白樂天

畫馬

唐明皇令韓幹觀御府所藏畫馬幹曰不必觀也陛下廐  
馬萬匹皆臣之師李伯時工畫馬曹輔爲太僕卿太僕廐舍  
國馬皆在焉伯時每過之必終日縱觀至不暇與客語大  
槩畫馬者必先有全馬在胷中若能積精儲神賞其神俊  
久久則胸中有全馬矣信意落筆自超妙所謂用意不分  
乃凝於神者也山谷詩云李侯畫骨亦畫肉筆下馬生如

破竹生字下得最妙蓋膏中有全馬故由筆端而生初非想像模畫也東坡文與可竹記云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節葉具焉自蜩腹蛇跗以至于劔拔十尋者生而有之也今畫者節節而爲之葉葉而累之豈復有竹乎故畫竹必先得成竹於胸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者急起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兔起鶻落少縱則逝矣坡公善於畫竹者也故其論精確如此曾雲巢無疑工畫艸蟲年邁愈精余嘗問其有所傳乎無疑笑曰是豈有法可傳哉某自少時取艸蟲籠而觀之窮晝夜不厭又恐其神之不完也復就蟲地之間觀之於是始得其天方其落筆之

際不知我之爲艸蟲耶艸蟲之爲我也此造化生物之機緘蓋無以異豈有可傳之法哉

風水

古人建都邑立室家未有不擇地者如書所謂達觀于新邑營下漣澗之東西詩所謂升虛望楚降觀于桑度其隰原觀其流泉蓋自三代時已然矣余行天下凡通都會府山水固皆翕聚至於百家之邑十室之市亦必倚山帶溪氣象回合若風氣虧疏山水飛走則必無人煙起聚此誠不可不信不可不擇也乃若葬者藏也藏者欲人之不得見也古人之所謂卜其宅兆者乃孝子慈孫之心謹重親

之遺體使其他日不爲城邑道改溝渠耳借曰精擇亦不  
過欲其山水回合艸木茂盛使親之遺體得安耳豈藉此  
以求子孫富貴乎郭璞謂本體乘氣遺體受蔭此說殊未  
通夫銅山西崩靈鍾東應木花於山栗牙於室此乃活氣  
相感也今枯骨朽腐不知痛痒積日累月化爲朽壤蕩蕩  
游塵矣豈能與生者相感以致禍福乎此決無之理也世  
之人惑璞之說有貪求吉地未能恣意至十數年不葬其  
親者有既葬以爲不吉一掘未已至掘三掘四者有因買  
地致訟棺未入土而家已蕭條者有兄弟數人惑於各房  
風水之說至於骨肉化爲仇讎者凡此數禍皆璞之書爲

之也且人之生也貧富貴賤夭壽賢愚稟性賦分各自有  
定謂之天命不可改也豈冢中枯骨所能轉移乎若如璞  
之說上帝之命反制於一杯之土矣揚誠齋素不信風水  
之說嘗言郭璞精於風水宜妙選吉地以福其身以利其  
子孫然璞身不免於刑戮而子孫卒以衰微則是其說已  
不驗於其身矣而後世方且誦其遺書而尊信之不亦惑  
乎今之術者言墳墓若有席帽山子孫必爲侍從官蓋以  
侍從重戴故也然唐時席帽乃舉子所戴故有席帽何時  
得離身之句至宋朝都大梁地勢平曠每風起則塵沙撲  
面故侍從跨馬許重戴以障塵夫自有宇宙則有此山何

賤於唐而貴於今耶近時京丞相仲遠豫章人也崛起寒微祖父皆火化無墳墓每寒食則野祭而已是豈因風水而貴哉

南軒辨梅溪語

南軒以內機入奏引至東華門孝宗因論人才問王十朋如何對曰天下莫不以爲正人上曰當時出去有少說話待與卿說十朋向來與史浩書稱古則伊周今則閣下是何說話對曰十朋豈非謂浩當伊周之任而責之乎上曰更有一二事見其有未純處對曰十朋天下公論歸之更望陛下照察主張臣父以爲陛下左右豈可無剛明腹心

之臣庶幾不至孤立上曰剛患不中奈何對曰人貴夫剛剛貴夫中剛或不中猶勝於柔懦上默然蓋史直翁與張魏公議論不同梅溪則是張而非史者也故上因直翁之說而有是言上又嘗曰難得伏節死義之臣南軒對曰陛下欲得伏節死義之臣當於犯顏敢諫中求之亦指梅溪而言也

道不遠人

子曰道不遠人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有尼悟道詩云盡日尋春不見春芒屨踏遍隴頭雲歸來笑撚梅荅嗅春在枝頭已十分亦脫灑可喜

即當曲

魏鶴山天寶遺事詩云紅錦綳盛河北賊紫金盞酌壽王妃弄成晚歲即當曲正是三即快活時俗所謂快活三即者即明皇也小說載明皇自蜀還京以駝馬載珍玩自隨明皇聞駝馬所帶鈴聲謂黃幡綽曰鈴聲頗似人言語幡綽對曰似言三即即當三即即當明皇愧且笑

劉錡贈官制

逆亮窺江劉錡已病亦同扞禦未幾亮殲錡亦殂特贈太尉周益公行詞云岑彭殞而公孫亡諸葛死而仲達走雖成功有命皆莫究於生前而遺烈在人可徐觀於身後讀

者服其的切益公常舉此謂楊伯子曰起頭兩句須要下四字議論承貼四六特拘對耳其立意措詞貴渾融有味與散文同

廬州之變

宋紹興中劉光世在淮西軍無紀律張魏公爲都督奏罷之命參謀呂祉往廬州節制光世頗得軍心祉儒者不知變繩束頗嚴諸軍忿怨統制鄺瓊率衆縛祉渡淮歸劉豫魏公方宴僚佐報忽至滿座失色公色不變徐曰此有說第恐虜覺耳因樂飲至夜分乃爲蠟書遣死士持遺瓊言事可成成之不可速全軍以歸虜得書疑瓊分隸其衆困

苦之邊賴以安南軒言符離之後諸軍皆潰唯存帳下千  
人某終夕彷徨而先公方熟寢鼻息如雷

無極太極

游誠之南軒高弟常言易有太極而周子加以無極何也  
試即吾心驗之方其寂然無思萬善未發是無極也雖云  
未發而此心昭然靈源不昧是太極也聞者服其簡明其  
詩亦可愛如春風未肯催堯李留得踈籬淺淡香平生意  
思春風裡信手題詩不用工閒處漫游當世事靜中方識  
古人心皆有味

薛客

齊封田嬰於薛號靖郭君專齊之權常欲城薛客謂曰君  
不聞海大魚乎網不能上鈞不能牽蕩而失水則螻蟻制  
焉今齊亦君之水也君長有齊奚以薛為苟為失齊雖隆  
薛之城至於天庸足恃乎乃不果城葺阜積金帛於郿塢  
曰事成雄據天下事不成守此塢足矣人之智愚相遠乃  
如此

能言鸚鵡

上蔡先生云透得名利關方是小歇處今之士大夫何足  
道真能言之鸚鵡也朱文公曰今時秀才教他說蘆直是  
會說蘆教他說義直是會說義及到做來只是不蘆不義

此即能言鸚鵡也夫天下以言語為學止以言語為治世之  
所以日降也而或者見能言之鸚鵡乃指為鳳凰鸞鶴惟  
恐其不在靈囿間不亦異乎

### 賀雪表

黃伯庸代宰相賀雪表云招來衆彥無晝卧洛陽之人激  
勵三軍有夜入蔡州之志詞意壯切真宰相事也李公甫  
表云漢使嚙氊未必得匈奴之要領楚軍挾纊惟當堅祈  
父之爪牙詔雖巧頗牽疆

### 漢宮詩

唐李商隱漢宮詩云青雀西飛竟未回君王猶在集靈臺

侍臣最有相如渴不賜金莖露一杯譏武帝求仙也言青  
雀杳然不回神仙無可致之理必矣而君王未悟猶徘徊  
臺上庶幾見之且胡不以一物驗其真妄乎金盤盛露和  
以玉屑服之可以長生此方士之說也今侍臣相如正苦  
消渴何不以一杯賜之若服之而愈則方士之說猶可信  
也不然則其妄明矣二十八字之間委蛇曲折含不盡之  
意

### 繪事

繪雪者不能繪其清繪月者不能繪其明繪花者不能繪  
其馨繪泉者不能繪其聲繪人者不能繪其情然則言語

文字固不足以盡道也

心脉

敖器之善察脉常言心脉要細緊洪備此三者大貴大賢也趙季仁舉以謂余曰此非論脉乃是論學余曰小心翼翼細也務時敏緊也有容乃大洪也季仁曰正是如此

吾翁若翁

漢高祖謂項羽曰吾翁即若翁此語理意甚長左氏傳齊敗于鞏晉人欲以蕭同叔子爲質齊人曰蕭同叔子者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孟子曰殺人之父者人亦殺其父然則非自殺之一間耳高祖之語與

此暗合史稱不修文學而性特達此類是也項羽迄不殺太公有感於斯言矣乃知鷲猛之人胸中未嘗無天理特在於有以發之耳

高祖謂項少曰... 吾欲以錢之耳... 太公亦欲其言矣... 此部合或稱不列文學而列林對... 此部合或稱不列文學而列林對... 此部合或稱不列文學而列林對...

鶴林玉露卷之七

高宗配享

廬陵羅大經 景綸

高宗配享洪容齋在翰苑以呂頤浩趙鼎韓世忠張俊四人為請蓋文武各用兩人出於孝宗聖意也遂令侍從議時字文子英等十一人以為宜如明詔而識者多謂呂元直不厭人望張魏公不應獨遺楊誠齋時為秘書少監以書爭之以欺專私三罪斥容齋且言魏公有社稷大功五建復辟之勲一也發儲嗣之議二也誅范瓊以正朝綱三也用吳玠以保全蜀四也却劉麟以定江左五也於是

肯再令詳議越數日上忽諭大臣曰呂頤浩等配享正合  
公論更不須議洪邁因是輕率楊萬里亦不免浮薄於是  
二人皆求去容齋守南徐誠齋守高安而魏公迄不得配  
食誠齋詩云出却今作宮入梵宮翠微綠霧染衣濃三年不  
識西湖月一夜初聞南澗鍾藏室蓬山真昨戲園翁溪友  
得今從若非朝士追相送何處冥鴻更有蹤又云新晴在  
在野花香過雨迢迢沙路長兩度立朝今結局一生行客  
老還鄉猶嫌數騎傳書札賸喜千峯入肺腸到得前頭上  
船處莫將白髮照滄浪此去國時詩也可謂無幾微見於  
顏面矣其冢嗣東山先生伯子跋其論配享書藁云履美  
真得卓囊書錦水元來勝石渠但寶銀鈎并鐵畫何須玉  
帶與金魚蓋苗劉作亂時矯隆祐詔貶竄魏公高宗在昇  
陽宮方啜羹左右來告驚懼羔履于手手爲之傷既復辟  
見魏公泣數行下舉手示公痕跡猶存左次魏和伯子詩  
云鑿坡蓬監兩封書道院東西各付渠乾道聖人無固必  
是非付與直哉魚詞意亦佳但當塗乃江東道院容齋守  
南徐非常塗也

紫窄衫

渡江以來士大夫始衣紫窄衫上下如一紹興九年詔公  
卿將吏毋得以武服臨民復用冠帶論者以爲擾於是士

大夫皆服涼衫靴道中李獻之上言會聚之際顏色可憎  
今陛下上承兩宮宜服紫衫爲便上從之蓋人情樂簡便  
久矣昔孝節先生徐仲積事母至孝一日竦然自省曰吾  
以襴幘謁貴人而不以見母是敬母不如敬貴人也不可  
乃日具襴幘揖母人皆笑之孝節行之終身近時靜春先  
生劉子澄朱文公高第也守衡陽日以冠裳泣事憲使趙  
民則嘗紫衫來見子澄不脫冠裳見之民則請免冠裳子  
澄端笏肅容曰戒石在前小臣豈敢民則皇恐退具冠裳  
以見然由是不相樂夫襴幘揖母冠裳臨民常事也而世  
俗且難之至於紫窄袖衫乃戎服也出於兵興一時權宜

而相承至今不能改然則古道何時而可復乎

### 非孟

李泰伯著常語非孟子後舉茂材論題出經正則庶民興  
不知出處曰吾無書不讀此必孟子中語也擲筆而出見  
說之亦著論非孟子建炎中宰相進擬除官高宗曰孟子  
發揮王道說之何人乃敢非之勒令致仕鄭叔友著崇正  
論亦非孟子曰軻忍人也辨士也儀秦之流也戰國縱橫  
捭闔之亡皆發冢之人而軻能以詩禮者也余謂孟子以  
儀秦之齒舌明周孔之肺腸的切痛快蘇醒萬世此何可  
非泰伯所以非之者謂其不當勸齊梁之君以王耳昔武

王代紂舉世不以爲非而伯夷叔齊獨非之東萊呂先生曰武王憂當世之無君者也伯夷憂萬世之無君者也余亦謂孟子憂當世之無君者也泰伯憂萬世之無君者也此其特見卓論真可與夷齊同科至於說之叔友拾其遺說而附和之則過矣

### 匹夫光國

平原孟嘗君養天下客而未嘗得一客張湯公孫弘接天下士而未嘗得一士魯仲連固不肯與鷄鳴狗盜者伍也汲長孺固不肯與奴顏婢膝者齒也若得一魯仲連則一客可以敵千客若得一汲長孺則一士可以埒千士故山

谷詩曰匹士能光國三孺不滿隅

### 不交近習

不主癰疽瘡環所以爲孔子不禮臧倉王驩所以爲孟子宋璟不與內侍交語明皇深加歎獎杜棕不從監軍請選宮女入宮武宗知其有宰相才范純夫爲諫官東隣宦官陳衍園亭在焉衍每至園中不敢高聲謂其徒曰范諫議一言到上前吾輩不知死所矣此其所以爲范純夫也此其所以爲元祐也王黼爲宰相與宦者梁師成隣居密開後戶往來徽宗幸黼第徘徊觀覽偶見之大不樂此其所以爲王黼也此其所以爲崇觀政宣也

王定國趙德麟

東坡於世家中得王定國於宗室中得趙德麟獎許不容  
口定國坐坡累謫賓州瘴烟窟裏五年面如紅玉尤爲坡  
所敬服然其後乃階梁師成以進而德麟亦諂事譚稹紹  
興初德麟主管大宗正司有旨令易還衛官宰相呂頤浩  
奏曰令時讀書能文蘇軾嘗薦之已不須易高宗曰令時  
管事譚稹爲清議所薄竟易之士大夫晚節持身之難如  
此余觀屈平之騷經曰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爲茅  
何昔日之芳艸兮今直爲此蕭艾也豈其有他故兮莫好  
修之害也朱文公釋之曰世亂俗薄士無常守乃小人害  
之而以爲莫如好修之害者何哉蓋由君子好修而小人  
嫉之使不容於當世故中材以下莫不變化而從俗則是  
其所以致此者反無有如好修之爲害也嗚呼其崇觀政  
宣之時乎宜二子之改節易行也

妬婦喻

張無垢在越上作幕官不請供給錢在館中進書不肯轉  
官人皆以爲好名之過無垢曰既請月俸又受供給偶然  
進書又便受賞於我心實有不安此亦本分事何名之好  
貪者往往不魯尋思此心病也心有病人安得知我知之  
當自醫別人既不自知病反惡人醫病猶婦人妬者非特

妬其夫又且妬人之夫其惑甚矣無垢此喻甚切世降俗薄貪濁成風反相與非笑廉者諛佞成風反相與非笑直者軟熟成風反相與非笑剛者競進成風反相與非笑恬退者侈靡成風反相與非笑儉約者傲誕成風反相與非笑謙默者賈子云莫邪爲鈍兮鉛刀爲銛東坡云變丹青於玉瑩兮乃反謂子爲非智風俗至於如此豈不可哀

誅曦詔

安子文與楊巨源李好義合謀誅逆曦矯詔之詞曰惟干戈省厥躬朕既昧聖賢之戒雖犬馬識其主爾乃甘夷虜之臣邦有常刑罪在不赦詞旨明白乃好義姊夫楊君王之詞也曦年十許歲時其父挺嘗問其志曦有不臣之語其父怒蹴之爐火中灼其面號吳巴子云

古人稱字

魏鶴山云古人稱字者最不輕儀禮子孫於祖稱皆稱字孔門諸子多稱夫子爲仲尼子思孫也孟子又子思弟子也亦皆稱仲尼雖今人亦稱之而人不爲恠游夏之門人皆字其師漢初唯子房一人得稱字中世有字其諸父字其諸祖者近世猶有後學呼退之兒童誦君實之類觀鶴山此說古人蓋以稱字爲至重今世唯平交乃稱字稍尊稍貴者便不敢以字稱之與古異矣魯哀公誅孔子亦曰

尼父則君亦可以字臣周益公謂先君曰壽皇每稱東坡  
唯曰子瞻而不名其欽重如此

### 靜重

大凡應大變處大事須是靜定凝重如周公之赤鳥几几  
是也漢武帝因不移步識霍光因不轉眄識金日磾亦是  
窺見他靜定凝重處故逆知其可以託孤寄命韓魏公之  
凝立亦此類也歐陽公所謂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天  
下於泰山之安形容得最好然魏公亦只是天資至如司  
馬公則加以學力尤不可及如更新法傳欽之蘇子瞻勸  
其防後患公起立拱手仰視鴈聲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  
此迺有大力量方能爲此言張宣公云使其當時應答不  
過曰苟利社稷遑恤其他只如此說已自好安能如公之  
言更不論一已利害想其平日所養故臨事發言能如是  
中理雖聖人不過如此說近於終條理者矣

### 問寢龍樓

紹熙甲寅光宗以疾不能過宮吾郡尹德鄰初叅太學簾  
引詩題出問寢龍樓曉德鄰詩云父母人皆有儀刑自冕  
旒問安趨燕寢拂曉過龍樓鶴駕嚴晨衛雞人徹夜籌慈  
闈天語接飛棟月華收萬姓齊呼舞三宮款獻酬小儒憂  
國切幾白九分頭學官擊節一時傳誦

自家他家

象山與羅春伯書云宇宙無際天地開闢本只一家來書  
乃謂自家屋裏人不亦陋乎謂之自家不知孰爲他家古  
人但問是非邪正不問自家他家君子之心未嘗不欲其  
去非而就是捨邪而適正其怙終不悛則當爲夫之上六  
矣舜於四凶孔子於少正卯亦治其家人耳象山此論可  
謂渾厚高明且以我朝言之自慶曆以前未有君子小人  
之名所謂本只一家者也故君子未嘗受禍自慶曆以後  
君子小人之名始立則有自家他家之分矣故君子之受  
禍一節深於一節

冬至奏對

丁常任毘陵人淳熙間爲郎冬至日上殿奏對玉音曰曉  
來雲物甚奇卿曾見否常任實不曾見卽對曰豈惟臣見  
之四海萬姓皆見之孝宗大喜曰卿對甚偉命除淮漕

詩家喻愁

詩家有以山喻愁者杜少陵云憂端如山來瀕洞不可掇  
趙嘏云夕陽樓上山重疊未抵春愁一倍多是也有以水  
喻愁者李頎云請量東海水看取淺深愁李後主云問君  
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秦少游云落紅萬點  
愁如海是也賀方回云試問閒愁知幾許一川煙艸滿城

風絮梅子黃時雨蓋以三者比之愁多也尤爲新奇兼與  
中有比意味更長

### 經總錢

宣和中大盜方臘擾浙中王師討之命陳亨伯以發運使  
經制東南七路財賦因建議如賣酒鬻糟商稅牙稅與夫  
頭子錢樓店錢皆少增其數別曆收繫謂之經制錢其後  
盧宗原頗附益之至翁彥國爲總制使倣其法又收羸馬  
謂之總制錢靖康之初嘗詔罷之軍興議者再請施行色  
目寢廣視宣和有加焉以迄于今爲州縣大患初亨伯之  
作備也其兄聞之哭於家廟謂剝民產怨禍必及子孫厥

後葉正則作外稿謂必盡去經總錢而後天下乃可爲治  
平乃可望然中興百年非無聖君賢相未聞有議及此者  
是獨何也

### 論語

杜少陵詩云小兒學問止論語大兒結束隨商賈蓋以論  
語爲兒童之書也趙普再相人言普山東人所讀者止論  
語蓋亦少陵之說也太宗嘗以此論問普普畧不隱對曰  
臣平生所知誠不出此昔以其半輔太祖定天下今欲以  
其半輔陛下致太平普之相業固未能無愧於論語而其  
言則天下之至言也朱文公曰某少時讀論語知愛自後

求一書似此者卒無有

本政書

林勳賀州人紹興中登進士第嘗進本政書欲漸復三代井田之法大畧謂五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頃頃九爲井井方一里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一同之地提封萬井實爲九萬頃三分去二爲城郭市井官府道路山林川澤與夫硤确不毛之地定其可耕與爲民居者三千四百井實爲三萬六百頃一項之田二夫耕之夫田五十畝餘夫亦如之總二夫之田則爲百畝百畝之收平歲爲米五十石上熟之歲爲米

百石二夫以之養數口之家蓋裕如矣總八頃之稅爲米十有六石錢三貫二百文此之謂什一井復一夫之稅以其人爲農正掌勸督耕耨賦稅之事但收十有五夫之稅總計三千四百井之稅爲米五萬一千石爲錢一萬二千貫以此爲一同之率一項之居其地百畝十有六夫分之夫宅五畝總十有六夫之宅爲地八十畝餘二十畝以爲社學場圃一井之人共之使之朝夕群居以教其子弟然貧富不等未易均齊奪有餘以補不足則民駭矣今宜立之法使一夫占田五十畝以上者爲良農不足五十畝者爲次農其無田而爲閒民與非工商在官而爲游惰未作

者皆驅之使為隸農良農一夫以五十畝為正田以其餘為羨田正田毋敢廢業必躬耕之其有羨田之家則無得買田唯得賣田至於次農則無得賣田而與隸農皆得買羨田以足一夫之數而升為良農凡次農隸農之未能買田者皆使之分耕良農之羨田各如其夫之數而歲入其租於良農如其俗之故非自能買田及業主自收其田皆毋得遷業若良農之不願賣羨田者宜悉俟其子孫之長而分之官毋苛奪以賈其怨少湏暇之自合中制矣其書大畧如此朱文公張宣公皆喜其說謂其有志復古然今時欲行經界尚以為難况均田乎

### 元子宗子

橫渠西銘曰大君者父母之宗子其說本於召公召誥曰有王雖小元子哉又曰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元子即宗子也武王誓師之辭曰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余謂父母之說不如元子宗子之說意味深長蓋謂之元子宗子則天父地母臨之於上諸弟之顛連無告者責望於下非特惻然於同胞之愛且有所嚴憚而不敢曠其職分也

### 六和塔詩

李疆父為昭文相嘗出六和塔題詩云往來塔下幾經秋每恨無從到上頭今日登臨方覺險不如歸去卧林丘疆

父爲相清正謹守規矩自奉如寒士書卷不釋手薨于位  
謚文清

### 湖州生祠

嘉定間楊伯子爲湖州守彈壓豪貴牧養小民治聲赫然  
爲三輔冠郡之士相與肖像祠于學宮與工部尚書戴少  
望並祠伯子意不悅會除浙東庾節將行辭先聖先師禮  
畢與校官諸生坐于講堂命取所祠畫像來題詩其上云  
面有憂民色天知報國心三年風月少兩鬢雪霜深更莫  
留形迹何曾廢古今不如隨我去相伴老山林遂卷藏而  
行當時士子有戲和其詩者末句云可憐戴工部獨樹不

成林

### 黃陵廟詩

陸士規布衣工詩秦檜喜之嘗挾秦書于臨川守魏遺不  
滿意升堂嫚罵官懼以書白秦自解秦怒陸甚陸請見不  
出然猶令其子小相者見之問其近作陸誦其黃陵廟一  
絕云東風吹草綠離離路入黃陵古廟西帝子不知春又  
去亂山無主鷓鴣啼小相入誦之秦吟賞再四即命請見  
待之如初

### 殺人手段

宗杲論禪云譬如人載一車兵器弄了一件又取出一件

來弄便不是殺人手段我則只有寸鐵便可殺人朱文公亦喜其說蓋自吾儒言之若子貢之多聞弄一車兵器者也曾子之守約寸鐵殺人者也

詩互體

杜少陵詩云風含翠篠娟娟淨雨裊紅蕖冉冉香上句風中有雨下句雨中有風謂之互體楊誠齋詩云綠光風動麥白碎日翻池亦然上句風中有日下句日中有風

陳黃送秦少章

韓文公作歐陽詹哀詞云詹閩人也父母老矣捨朝夕之養以來京師其心將以有得於是而歸為父母榮也雖其

父母之心亦然詹在側雖無離憂其志不樂也詹在京師雖有離憂其志樂也山谷送秦少章從蘓公學云斑衣兒啼真自樂從師學道也不惡但使新年勝故年即如常在即罷前後山云士有從師樂語兒却未知欲行天下獨信有俗間疑秋入川原秀風連鼓角悲目前豚犬類未必慰親思二詩皆用韓意而後山之味永陸象山云男子生而以棄弧蓬矢射天地四方示有四方之志此其父母教之望之第一義也顏子之家一簞食一瓢飲在人不堪憂之地而顏子乃從其師周遊天下履宋衛陳蔡之厄而不以為悔此豈俚俗之人拘曲之士所能知其義哉蓋誠使

此心無所放失無所陷溺全天之所予而無傷焉則千萬里之遠無異於親膝不然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為不孝也象山此說尤更精透

### 住山僧

有僧住山或謀攘之僧乃掛屨一雙於方丈前題詩云方丈前頭掛草屨流行坎止任安排老僧脚底從來闊未必枯體就此埋余謂士大夫去就亦當如此楊誠齋立朝時計料自京還家之裹費貯以一篋鑰而置之卧所戒家人不許市一物恐累歸擔日日若促裝者余又聞昔有京尹忘其名不携家唯弊篋一擔每晨起則撒帳卷席食畢

則洗鉢收箸以拄棒撐弊篋于廳事之前常若逆旅人將行者故擊搏豪彊拒絕宦寺悉無所畏余曩在太學嘗館于一貴人之門一日命市薪六百券有卒微哂謂其徒曰朝士今日不知明日事乃買柴六百貫耶余因竊歎士大夫之見有不如士卒者多矣

### 奏疏貴簡

劉平國云奏疏不必繁多為文但取其明白足以盡事理感悟人主而已此論極好如伊訓說命無逸立政所未論只如諸葛孔明前後出師表何嘗費詞近時如張宣公自都機入奏三劄陸象山為刪定官輪對五劄皆可法

閒居交游

自昔士之閒居野處者必有同道同志之士相與往還故有以自樂陶淵明移居詩云昔欲居南村非爲卜其宅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又云鄰曲時來往抗言談在昔竒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則南村之鄰豈庸庸之士哉杜少陵在錦里亦與南鄰朱山人往還其詩云錦里先生烏角巾園收芋栗未全貧慣看賓客兒童喜得食階除鳥雀馴秋水纔深四五尺野航恰受兩三人白沙翠竹江村暮相送柴門月色新又云相近竹參差相過人不知幽花歆滿逕野水細通池歸客村非遠殘尊席更移看君多道氣從

此數追隨所謂朱山人者固亦非常流矣李太白尋魯城北范居士誤落蒼耳中詩云忽憶范野人間園養幽姿又云還傾四五酌自詠猛虎詞近作十日歡遠爲千載期風流自簸蕩譁浪偏相宜想范野人者固亦可人之流也

廢心用形

列子曰仲尼廢心而用形淵明詩云形迹憑化往靈府長獨閒說得更好蓋其自彭澤賦歸之後洒然悟心爲形後之非故其言如此果能行此則靜亦靜動亦靜雖過化存神之妙不外是矣謂淵明不知道可乎

大字成犬

宋寶慶初當國者欲攻去真西山魏鶴山朝士莫有任責  
梁成大獨欣然願當之遂除察院擊搏無遺力當時太學  
諸生曰大字傍宜添一點曰梁成大余謂大之信信不過  
吠非其主耳是有功於主也今不肖之臺諫受權貴之指  
呼納豪富之賄賂內則剪天子之羽翼外則奪百姓之父  
母是有害於主也吾意大亦羞與爲伍矣

釋鼓

韻書釋鼓云配鹽幽菽四字甚工

鶴林玉露卷之七

鶴林玉露卷之八

廬陵羅大經 景綸

紅友

常州宜興縣黃土村東坡南遷北歸常與單秀才步田至  
其地地主攜酒來餉曰此紅友也坡曰此人知有紅友而  
不知有黃封可謂快活余嘗因是言而推之金貂紫綬誠  
不如黃帽青簑朱轂繡鞍誠不如芒屨藤杖醇醪黍牛誠  
不如白酒黃雞玉戶金鋪誠不如松窓竹屋無他其天者  
全也

韓平原客

韓平原客爲南海尉延一士人作館客甚賢而文既別音  
聞杳不通平原當國常思其人一日忽來上謁蓋已改名  
登第數年矣一見歡甚館遇極厚嘗夜闌酒罷平原屏左  
右促膝問曰某謬當國秉外邊議論若何其人太息曰平  
章家族危如累卵矣尚復何言平原愕然問故對曰是不  
難知也椒殿之立非出於平章則椒殿怨矣皇子之立非  
出於平章則皇子怨矣賢人君子自朱熹彭龜年趙汝愚  
而下斥逐貶死不可勝數則士大夫怨矣邊釁既開三軍  
暴骨孤兒寡婦之哭聲相聞則三軍怨矣並邊之民死於  
殺掠內地之民死於科需則四海萬姓皆怨矣叢是衆怨

平章何以當之平原默然久之曰何以教我其人辭謝再  
三固問乃曰僅有一策主上非心黃屋若急建青宮開陳  
三聖家法爲揖遜之舉則皇子之怨可變而爲恩而椒殿  
退居德壽雖怨無能爲矣於是輔佐新君渙然與海內更  
始曩時諸賢死者贈恤生者召擢遣使聘虜釋怨請和以  
安邊境優犒諸軍厚恤死士除苛解媿盡去軍興無名之  
賦使百姓有更生之意然後選擇名儒遜以相位乞身告  
老爲綠野之游則易危爲安轉禍爲福或者其庶幾乎平  
原猶豫不能決欲留其人處以掌故其人力辭竟去未幾  
禍作

詠鷗

杜少陵詩云鷗行炯自如形容甚妙如召南大夫節儉正直而退食委蛇彼都人士行歸于周而從容有常皆炯自如者也

老瓦盆

杜少陵詩云莫笑田家老瓦盆自從盛酒長兒孫傾銀注玉驚人眼共醉終同卧竹根蓋言以瓦盆盛酒與傾銀壺而注玉盃者同一醉也尚何分別之有由是推之蹇驢布韉與金鞍駿馬同一遊也松牀莞席與繡帷玉枕同一寢也知此則貧富貴賤可以一視矣昔有僕嫌其妻之陋者

主翁聞之召僕至以銀杯瓦椀各一酌酒飲之問曰酒佳乎對曰佳銀杯者佳乎瓦椀者佳乎對曰皆佳主翁曰杯有精粗酒無分別汝既知此則無嫌於汝妻之陋矣僕悟遂安其室少陵詩意正如此而一本迺改玉字作瓦字失之矣

去婦詞

李太白去婦詞云憶昔初嫁君小姑纔倚牀今日妾辭君小姑如妾長回頭語小姑莫嫁如兄夫古今以爲絕唱然以余觀之特忿恨決絕之詞耳豈若谷風去婦之詞曰毋逝我梁毋發我笱雖遭放棄而猶反顧其家戀戀不忍乎

乃知國風優柔忠厚信非後世詩人所能彷彿也古今賦  
昭君詞多矣唯白樂天云漢使却迴憑寄語黃金何日贖  
蛾眉君王若問妾顏色莫道不如宮裏時前輩以為高出  
衆作之上亦謂其有戀戀不忘君之意也歐陽公明妃詞  
自以為勝太白而實不及樂天至於荆公云漢恩自淺胡  
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則悖理傷道甚矣杜子美儒冠忍  
餓垂翅青冥殘盃冷炙酸辛萬狀不得已而去秦然其詩  
曰尚憐終南山回首清渭濱戀君之意藹然溢於言外其  
為千載詩人之冠冕良有以也魏鶴山云處人倫之變當  
以參百五篇為正考槃小宛之為臣小弁凱風之為子燕

燕谷風之為婦終風之為母栢舟之為宗臣何人斯之為  
友皆不遇者也而責已重以周待人輕以約優柔諄切怨  
而不怒憂而不敢疏也東坡在黃在惠在儋不患不備患  
其傷於太豪便欠畏威敬怒之意如茲遊最奇絕所欠唯  
一死之類詞氣不甚平又如韓文公廟碑詩云作書詆佛  
譏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方作諫書時亦異諫行而跡隱  
豈是故為詆訐要為南海之行蓋後世詞人多有此意如  
去國一身高名千古之類十有八九若此不知君臣義重  
家國憂深聖賢去魯去齊不若是忍者非以一去為難也  
此論精矣

楊太真

武惠妃薨明皇悼念不已後宮數千無當意者或言壽王  
妃楊氏之美絕世無雙帝見而悅之乃令妃自以其意乞  
爲女官號太真更爲壽王娶常昭訓女潛納太真宮中寵  
遇如惠妃冊爲貴妃與衛宣公納伋之妻無以異白樂天  
長恨歌云楊家有女初長成養在深閨人未識天生麗質  
難自棄一朝選在君王側爲尊者諱也近時楊誠齋題武  
惠妃傳云桂折秋風露折蘭千花無采可天顏壽王不忍  
金宮冷獨獻君王一玉環詞雖工意亦未婉唯李商隱云  
龍池賜酒敞雲屏羯鼓聲高衆樂停夜半宴歸宮漏永薛

王沉醉壽王醒其詞微而顯得風人之體

遷謫量移

士大夫危言峻節遷謫淒涼晚歲收用衰落懲創方爲  
圓者多矣呂子約謫廬陵量移高安楊誠齋送行詩云不  
愁不上青霄去上了青霄莫愛身蓋祖杜少陵送嚴鄭公  
云公若居台輔臨危莫愛身然以之送遷謫向用之士則  
意味尤深長也

隱士出山

晁以道與陳叔易俱隱嵩山叔易被召出山以道作詩云  
處士何人爲作牙盡攜猿鶴到京華故山巖壑應惆悵六

六峯前只一家籍溪胡原仲除正字朱文公寄詩云先生  
去上芸香閣閣老新裁豸角冠留取幽人卧空谷一川風  
月要人看二詩相似然以道後亦出山時人反以此詩嘲  
之文公卷舒以道難進易退高節全名師表百世乃知終  
南少室之流與有道之士正不可同年語也

批答援引

東坡批答呂大防辭免恩命云卿有夷狄盜賊之虞倉廩  
禮樂之歎陰陽風雨之憂此三者誠當今之大計孟子曰  
責難於君謂之恭夫既以責其君而不以身任之非仁人  
也蓋援其所自言者以勉之近時真西山批答叅政樓鑰

乞致仕不允云夫七十致仕雖著于經二三大臣難拘此  
制卿昔代言嘗以是却臣鄰之請矣豈今日遂忘斯誼乎  
此又切矣

存問逐答

李恭發忤秦檜貶海上雷州守王彥恭存問周餽甚至檜  
聞之貶彥恭辰陽陸升之恭發姪婿也告訐恭發家事得  
刪定官檜死彥恭復官升之貶雷州胡澹菴謫嶺南士大  
夫多凌蔑之否則畏避之方滋字務德本亦檜黨待之獨  
有加禮澹菴深德之檜死其黨皆逐務德入京謀一差遣  
不可得栖栖旅館澹菴偶與王梅溪語及其事梅溪曰此

君子也率館中諸公訪之且揄揚其美務德由此遂晉用  
由此觀之君子贏得做君子小人枉了做小人

物畏其天

賴濱釋莊子曰魚不畏網罟而畏鷓鴣畏其天也物之畏  
其天誠有可恠者余里中一村童嘗見大蛙十數聚于汗  
池叢棘之下欲前捕之熟視乃一巨蛇蟠棘下以次啖群  
蛙群蛙凝立待啖不敢動又村叟見蜈蚣逐一蛇行甚急  
蜈蚣漸近蛇不復動張口以待蜈蚣竟入其腹逾時而出  
蛇已斃矣村叟棄蛇于深山中踰旬往視之小蜈蚣無數  
食其腐肉蓋蜈蚣產卵于蛇腹中也余又嘗見一蜘蛛逐

蜈蚣甚急蜈蚣逃入籬捨竹中蜘蛛不復入但以足跨竹  
上搖腹數四而去伺蜈蚣久不出剖竹視之蜈蚣已節節  
爛斷如蠶醬矣蓋蜘蛛搖腹之時乃灑溺以殺之也物之  
畏其天有如此者夫蛇之恣啖群蛙自以為莫已敵矣而  
不知蜈蚣之能涉其腹也蜈蚣之斃蛇育子自以為莫吾  
禦矣而不知蜘蛛之能醢其軀也世之人昂昂然以凶毒  
自多者可以觀矣且蛙之不能敵蛇固也蜈蚣小於蛇矣  
而能制蛇蜘蛛小於蜈蚣矣而能制蜈蚣物豈專以小大  
為強弱哉

詩用助語

詩用助語字貴妥帖如杜少陵云古人稱逝矣吾道卜終  
焉又云去矣英雄事荒哉割據心山谷云且然聊爾耳得  
也自知之韓子蒼云曲檻以南青嶂合高堂其上白雲深  
皆渾然帖妥吾郡前輩王才臣云並舍者誰清可喜各家  
之竹翠相交曾幼度云不可以風霜後葉何傷於月雨餘  
雲亦佳

### 野服

朱文公晚年以野服見客榜客位云滎陽呂公嘗言京洛  
致仕官與人相接皆以閒居野服為禮而歎外郡之不能  
然其旨深矣某已叨謨恩許致其事本未敢遽以老夫自

居而比緣久病艱於動作遂不免遵用舊京故俗輒以野  
服從事然上衣下裳大帶方履比之涼衫自不為簡其所  
便者但取束帶足以為禮解帶足以燕居且使窮鄉下邑  
得以復見祖宗盛時京都舊俗如此之美也余嘗於趙季  
仁處見其服上衣下裳衣用黃白青皆可直領兩帶結之  
緣以皂如道服長與膝齊裳必用黃中及兩旁皆四幅不  
相屬頭帶皆用一色取黃裳之義也別以白絹為大帶兩  
旁以青或皂緣之見儕輩則繫帶見卑者則否謂之楚服  
又謂之便服

而已失官

寶慶初元洪舜俞爲攷功郎應詔言事詞旨剴切真西山謂陳正甫曰讀洪攷功封事某殊有愧色其封事中論臺諫失職云月課將臨筆不敢下稱量議論之異同揣摩情分之厚薄可否未決吞吐不能其相率勇往而不顧者恭請聖駕欵謁景靈宮而已臺臣摘以爲言謂祇見宗廟此重事也而洪某乃言欵謁景靈宮而已詞語嫚易有輕宗廟之意遂遭罷黜仍鑄三官舜俞有詩云不得之乎成一事却因而已失三官

函首詩

庶人之讎釋記禮者謂可盡五世矧有天下者乎齊襄復

九世之讎春秋大之我國家之於金虜蓋百世不共戴天之讎也開禧之舉韓侂胄無謀浪戰固可罪矣然乃至函其首以乞和何也當時太學諸生之詩曰是錯既誅終叛漢於期已入竟亾燕此但利害言耳蓋未嘗以名義言也譬如人家子孫其祖父爲人所殺其田宅爲人所吞有一狂僕佐之復讎謀踈計淺迄不能遂乃歸罪此僕送之讎人使之甘心焉可乎哉

前褒後貶

韓昌黎上大尹李實書云愈來京師於今十五年所見公卿大臣不可勝數皆能守官奉職無過失而已未見有赤

心事上憂國如閣下者今年以來不雨者百有餘日種不入土野無青州而盜賊不敢起穀價不敢貴百坊百二十司六軍二十四縣之人皆若閣下親臨其家老姦宿賊銷縮摧沮魂亡魄散影滅迹絕非閣下條理鎮服布宣天子威德其何能及此其後作順宗實錄乃云實諂事李齊運驟遷至京兆尹恃寵強悞不顧邦法是時大旱畿甸乏食實一不以介意方務聚斂徵求以給進奉每奏對輒曰今年雖旱而穀甚好由是租稅皆不免陵轢公卿勇於殺害人亦聊生及謫通州長史市里謹呼皆袖瓦礫遮道伺之與前書一何反也豈書乃過情之譽而史乃紀實之辭耶

然退之古君子單辭片語必欲傳信寧可妄發而譽之過情乃至於此是不可曉也近時汪彥章授李伯紀啓云孤忠貫日正二儀傾側之中凜氣橫秋揮萬騎笑談之頃又云士訟公寬咸舉幡而集闕下帝從民望令免胄以見國人其贊美至矣及居翰苑草伯紀謫詞乃云朋姦罔上有虞必去於驩堯欺世盜名孔子先誅於正卯又云專殺尚威傷列聖好生之德信讒喜佞爲一時群小之宗與前啓又何反也伯紀真君子而醜詆至此嘻其甚矣當時亦有以此問彥章者彥章云我前啓自直一翰林學士而彼不我用安得不醜詆之是可笑也退之之於李實豈亦若是

耶然李實真小人與伯紀不同退之失於前之過譽其章  
失於後之過毀譽猶可過也毀不可過也

春風花州

杜少陵絕句云遲日江山麗春風花州香泥融飛燕子沙  
暖睡鴛鴦或謂此與兒童之屬對何異余曰不然上二句  
見兩間莫非生意下二句見萬物莫不適性於此而涵泳  
之體認之豈不足以感發吾心之真樂乎大抵古人好詩  
在人如何看人在人把做甚麼用如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  
遲楚色更無山隔斷天光直與水相通樂意相關禽對語  
生香不斷樹交花等句只把做景物看亦可把做道理看

其中亦儘有可玩索處大抵看詩要胸次玲瓏活絡

旌忠莊

韓世忠嘗議買新淦縣官田高宗聞之御札特以賜世忠  
其詞云卿遇敵必克克且無擾聞卿買新淦田爲子孫計  
今舉以賜卿聊旌卿之忠故其莊號旌忠蓋當時諸將各  
以姓爲軍號如張家軍岳家軍之類朝廷頗疑其跋扈聞  
其買田蓋以爲喜故特賜之世忠之買田亦未必非蕭何  
之意也克且無擾四字可謂要言如王全斌輩非不克柰  
擾何信能行此四字雖古名將何以加諸

三將

漢惟一趙充國唐惟一王忠嗣本朝惟一曹彬有三代將帥氣象唐人詩云澤國山河入戰圖生民何計樂樵蘇憑君莫話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讀之可為酸鼻

彤庭分帛

杜少陵詩云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撻其夫家聚歛貢城闕聖人筐篚恩實欲邦國活臣如忽至理君豈棄此物耶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之意也士大夫誦此亦可以悚然懼惻然思矣余嘗見州郡送新者設飾甚費因成詩云赤子須摩撫紅塵幾送迎幕張雲匝車列鑑鮮明豈是股民血空教適宦情忍聞分竹者竭澤自求盈

血山

兗王假山成請宮僚觀之姚坦熟視曰此血山耳開寶塔成田錫上疏曰衆以為金碧煒煌臣以為塗膏爨血

吾心如秤

諸葛孔明曰吾心如秤不能為人作輕重至哉言乎信能此則吾心即造化也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已不勞而萬物服矣乃知孔明長嘯艸廬時其所講不在伊呂下杜少陵云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可謂識孔明心事矣或謂既比之以伊呂矣又比之以蕭曹何也余曰不然下句蓋惜其指揮未定而死耳使其指揮若定則雖

蕭曹且不能當况司馬仲達乎指揮蓋措置經畫也如兵  
民雜耕留屯又駐之類失猶無也故末句有志決身殲之  
歎

### 韓范用兵

郭仲晦云用兵以持重為貴蓋知彼知己先為不可勝以  
待敵之可勝此百戰百勝之術也昔韓范二公在五路韓  
公力於戰范公則不然曰吾唯知練兵選將積穀豐財而  
已余觀東軒筆錄載韓公欲五路進兵以襲平夏范公不  
可韓公遣尹師魯至慶州約進兵范公曰我師新敗士卒  
氣沮但當謹守以觀其變豈可輕兵深入耶師魯歎曰公於

此乃不及韓公也韓公嘗云大凡用兵當先置勝負於度  
外公何區區過慎如此范公曰大軍一動萬命所懸乃可  
置於度外乎師魯不能強而還韓公遂舉兵次好水川元  
昊設伏我師陷沒大將任福死之韓公遽還至半塗亡者  
之父兄妻子數千人號於馬首持故衣紙錢招魂而哭曰  
汝昔從招討出征今招討歸而汝死矣汝之魂識亦能從  
招討以歸乎哀慟之聲震天地韓公掩泣駐馬不能進范  
公聞之歎曰當是時難置勝負於度外也國朝人物當以  
范文正為第一富韓皆不及富公欲誅晁仲約其見亦不  
逮范公余嘗有詩云奮髯要斬高郵守攘臂甘驅好水軍

到得纒牀停轡日始知心服范希文

天佑忠賢

劉元城貶梅州章惇輩必欲殺之郡有土豪兇人也以貴得官往來京師見章惇自言能殺元城惇大喜即除本路轉運判官其人驅車速還及境郡守遣人告元城元城略處置後事與客笑語飲酒以待之至夜半忽聞鍾聲問之則其人忽嘔血死矣秦檜晚年嘗一夕秉燭獨入小閣治文書至夜分蓋欲盡殺張德遠胡邦衡諸君子凡十一人區處既定只候明早奏行之四更忽得疾數日而卒檜父嘗爲靜江府古縣令守帥胡舜陟欲爲檜父立祠於縣以

爲逢迎計縣令高登剛正士也堅不奉命舜陟大怒文致其罪送獄鍛鍊備極慘毒登幾不能堪未數日舜陟忽殂登乃獲免近時大理評事胡夢昱以直言貶象郡過桂林帥錢宏祖欲害之未及有所施行亦暴亡嗚呼謂天不佑忠賢可乎

齊人歸女樂

朱文公云齊人歸女樂說者謂受女樂必怠於政事故孔子遂行然以史記觀之又似夫子懼其讒毀而去如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是以魯仲連論帝秦之害亦曰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爲諸侯妃處梁之宮梁君安得晏然而已

乎想當時列國多此等事故夫子不得不星夜急走余謂  
齊人但欲蠱魯君之心君心既蠱則所謂怠於政事聽讒  
嫉賢之事自然色色有之楊誠齋云人主之治天下必先  
正其治之之主人臣之相其君必先正其人主之主而小  
人敵國之欲傾人之國也必先敗其人主之主而已齊人  
懲於夾谷而謀魯也不以齊謀魯也以魯謀魯也魯以女  
樂罷朝而孔子行則先敗其用孔子之主也執謂用孔子  
之主非魯君之心乎

張魏公討苗劉

苗傅劉正彥之亂張魏公在秀州謀舉勤王之師苗劉偽

詔至大赦原擣諸軍公潛於府庫中尋舊詔書令人馳往  
十數里外易其詔既至令僚屬宣詔但爲撫諭之詞略張  
於樵樓旋即歛之大擣諸軍群情賴以不搖時張俊亦在  
秀州公深結之會韓世忠舟師亦至公與世忠對哭因饗  
俊世忠將士呼諸將校至前抗聲問曰今日之事孰逆孰  
順皆對曰賊逆我順又曰若浚此舉違天悖人可取浚頭  
歸苗傅不然一有退縮悉以軍法從事衆皆感情遂勒兵  
行次臨平逆黨屯拒不得前世忠等搏戰大破之傅正彥  
遁入閩追獲斬首拜公知樞密院事時年纔三十五

贈陀頭詩

楊誠齋贈抄經頭陀詩云刺血抄經柰若何十年依舊一  
頭陀袈裟未着言多事着了袈裟事更多今世儒生竭生  
之精力以應舉覓官幸而得之便指為富貴安逸之媒非特  
於學問切已事不知盡心而書冊亦幾絕交如韓昌黎所  
謂墻角君看短檠棄陳后山所謂一登吏部選筆硯隨掃除者多  
矣是未知着了袈裟之事更多也余同年李南金登第後畫  
師以冠裳寫其真南金題詩云落魄江湖十二年布衫闊袖  
裹風煙如今各樣新裝束典却清狂賣却顛雖一時戲語  
然知紳裳之束縛非韋布比而加意檢束亦自有味

鶴林玉露卷之八

